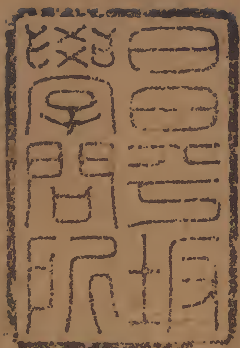


書溫故錄

孟章指
孟四



漢書門				
六	二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七	八	六	一
函		冊	號	類
二	一	六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10	
冊數	6	(6)	
函號	277	196	

六止



四書溫故錄目次十

孟子四

告子上二十一條

告子下十三條

盡心上二十二條

盡心下十六條

計共一萬一千六百字

淺趙佑學庫

四書溫故錄

栝椀

注栝椀栝素也。疏栝素樸也。椀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今之考證以說文栝斿也。器蓋一曰覆頭也。又六書正譌飲器俗作盃。杯並非。則本為一器。素樸之義未如何據。案說文栝斿也。又云斿小杯也。無器蓋一曰覆頭語。乃唐韻等書語。栝即今盃。杯字明矣。注言栝素是以素釋椀。蓋讀椀為圈。如爾雅櫜落注。可以為杯。器素疏。某氏曰。可作圈者。素之言質。故疏言樸。又以樸釋素。乃既勤樸斵之樸。說文注。土曰坯。木曰樸。

者未成器之名樣式之意疏之繆多矣此尚非無據凡造園器皆先作圈注殆以栝之取用不一而圈必取諸木故以栝捲為作杯之圈謂之為素正是一器意唯音義丁氏以捲為盃疏又引說文以為孟則似栝捲為二器蓋相傳異同然其屈木為之則一也

孟季子

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而學于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歟乃疏忽言季子即下卷季任為任處

守者詫異獨出情理之外其非今日所習也弟為尸者古禮之繁曲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况對文蓋據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止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眾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眾子或從子是其弟矣而註疏家又謂天子以諸侯為尸故稱公尸皆古

子都之姣

子都鄭公孫闕字見左傳蓋鄭莊公所嬖者姣注言好足正穆姜言棄位而姣杜釋姣為淫之過

理義芻豢

在物處物之解至精視偽疏妄分理出于性命天之所為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直說成義外者遠矣然竊謂人心之同當言仁對義而獨言理純乎天理之謂仁則言理其即言仁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本注文今脫猶存疏末引說文牛馬曰芻犬豕曰豢為解

集註因而兼用之

雖存乎人者

注雖在人之性點明性字緊頂山之性來是

幾希

注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

梏亡

梏音義載丁云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補注好疏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如梏之械手

也則更明然其非出一手尤易見矣

吾見亦罕矣

注我亦希見于王疏則云雖有能生之者然于吾見之亦少矣明有注文若不寓目

仁人心也

天地如果核人乃核中仁人心之在身亦如核之仁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核仁中含些子是謂性是謂心之神明

求其放心而已矣

注人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為功學問非求放心不為功正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即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無名之指

無名即名何云無名注非手之用指也好

貴賤小大

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添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蓋所見參明昧間

今有場師二節

二節一取諸物一取諸身皆就人所易明者指點養之不善意在喻小大而貴賤在其中觀後節止以養小失大一語總結本注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甚明集註並無別釋不知僞疏何見忽分梧櫟棘棘爲喻貴賤一指肩背爲喻小大肆然杜撰不顧經注全背此予向所抹棄久不復省矣及行山東見生徒多尙村俗講章有所謂劉氏纂補四書大全者盡去朱註自設問答尤多鄙倍不通其中竟有僞疏此條却不言所出乃歎邪說誣民如此亟爲逐處

簽摘至百許諭戒之然予之摘僞疏正愧未盡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

集註以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于義爲短斷從今本云案此言則是宋時孟子本有別朱子猶見舊本也所謂今本不知何等本既有舊本又明有注即使義短要是東漢及今還當兩存待考比方乃較量意亦未見不可存竟自違棄疑事毋質之謂何此亦止可朱子爲之者今注疏本並不作比亦無比方注語孫氏音義旣缺作考證者又置

四書古金 卷四
不說一時未有別本可推按。未知陸筠九十一條中。曾及此否。使人悶悶。則猶賴有朱子不存之存耳。

趙孟

疏以趙孟為趙盾。蓋不察趙氏世稱趙孟。猶知氏世稱知伯。而偏執言之。其已非矣。乃又以盾賢不及趙襄。良不及宣子。豈有并不知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之。即趙盾者可怪太甚。考證謂其附會亦不切之評也。至注解能賤之。為能貴人。又能賤人。無可易也。疏則于不及宣子下云。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

賤耶。背謬轉不足責。

殼

注。殼。張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案殼。矢著弦處。于矢末為凹口。以斂弦。謂之殼。今謂之扣。有上扣脫扣之名。其用在矢而不在弩。此射之小節。然脫扣。則雖欲張弩向的。而矢不可發。扣鬆。則發矢無力。扣不正中。則到而不中矣。故曰必至于殼。而注以為用思要時。然第以張釋殼。廣韻玉篇諸書亦第云。張也。蓋語焉未詳。

萹稗

萹稗二物萹者茅之始生。鄭孔釋詩皆如此不可食而有可用。故詩美歸萹。書貢包茅。謂其可以供祭。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是異于穀者。稗有白黑二種。粒細可為粉食。農家往往于田畔下濕處種之。無水旱易成實。以備荒。是近于穀者。又有莠類黍。俗謂之狗尾草。亦無水旱以食畜。能令牛強。然則五穀不熟。所不如者亦多矣。可勿思哉。

曹交

注曹交曹君之弟。有疑曹亡于宋。孟子時不應尚有曹君。解之者曰復也。春秋時國有滅而復者。陳蔡而外。如定公年之書鄭滅許。而哀元年復見許男。可知其為復也。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耳。趙氏蓋當有所案據。故朱子不改。是已。惟是曹交之言粗鄙。亦當時人所見。僅得如此。顧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以詳。即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為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

四書法古金 卷之四 六
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為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詞。自偽疏好逞臆于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集註因而不改。然謂不屑教誨。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高子

前已有高子以告。註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漢藝文志。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

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間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而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為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為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為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為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為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標作葶。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為享。與

毛異趣以鴟鴞詩為刺邠君并違尚書孫氏音義間有証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詞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為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到今而三家多放失也可笑作偽疏者直以伯竒即宜白張冠李戴稍知古者必不為此固不足論

孟廟益成括今尚從祀不知元吳萊亦為具傳否然益成括嘗欲學于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則不得為孟子弟子注文可見而宋與高子並封伯濫也

一匹雛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依字讀雛言其小一匹言其少一匹雛亦口頭直語耳不必疑一與匹之語意相複也然今之讀者皆以匹為鶩字音木案音義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即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與匹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玩此則匹亦作疋丁但以訓小為疑其讀自與張同今案云云孫氏所以明疋得訓小之意亦但匹與疋之有一誤初不言匹之有

異義異音當改讀也。集註始云：匹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則有異義矣。以考集韻：鳴，僻吉切，音匹。玉篇：鶩也。鴨也。一作匹。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鶩也。是匹得從鳥訓鶩，而音仍如字。未嘗有異讀也。愚惟周禮有庶人執鶩之文，故鄭注庶人之摯，匹。謂說者以匹為鶩，而未正言匹與鶩所以得通假之實。蓋為疑詞，與他注直言某當作某，讀為某者不同。孔疏：匹，鶩也。引爾雅說，亦不言鶩之得為鳴。釋文則云：匹，依注作鶩，皆不以匹即鳴字。其玉篇集韻

之說，鄭陸孔三大儒，無緣都不識之。正恐玉篇集韻，鳴字第後人因禮注之文，遂于匹旁加鳥以應之，亦如鶩斯之于斯旁加鳥。陸孔所並譏為俗字俗名者，也是尚不可據以實禮記。何況孟子，今即謂禮記之匹，可援周禮作鶩字讀之，而孟子之匹，則非必不可通。何為必依鶩字釋而讀之哉？予故謂其第當依本字讀。雖已是小稱，即不必如舊之定訓。亦不必附會玉篇集韻之說，而并改其讀。古之稱人數者，或言頭，或言个，史記或言手指。其于物畜，馬牛以蹄角，羊

燕以足。或言雙魚以石。布皮革亦以石。裘亦以石。則以雛而言匹。未見其有異。以匹為鶩。轉異矣。試繹諸月命。天子乃以雛嘗黍。內則雛尾不盈握。不食爾雅。生嚼雛。皆專言之。未有別言何等雛者。則安見此雛之必為鶩雛也。
案春秋定公唯十五年一書夏五月辛亥郊。而公旋薨矣。史記載孔子事。唯夾谷之會。與經同在定十年。其墮費邱圍成。在十三年十四年去魯。于經皆差後。

一年孔子乃以定十三年去魯也。而左傳無文。史記有魯郊不致。膳于大夫之事。經未嘗書郊。豈經之闕抑史之誤歟。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不舉。故經有書不書。膳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明史文誤。趙注止言宗廟。

五霸

定依丁氏為正。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本出國語。周止二伯。故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釋曰。經典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

桓晉文此以周末言之是也蓋霸本伯字乃侯伯方伯之名長也其或言伯或言霸乃音之轉于是有霸者把也之釋以把持諸侯為名其實霸即古文臯字尙書死臯生臯漢志皆作霸可証天子衰諸侯強亦陰陽消長之意故得通假用之歟然必天子命之為伯而後得稱之齊桓以莊二十七年左傳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注賜命為侯伯晉文以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策命晉侯為侯伯皆有明文鄆之會云齊始霸也城濮戰前云一戰而霸皆鄭重

子之其于宋襄秦穆楚莊無有也宋襄最無足道秦穆則傳僅言其霸西戎而無與夏盟楚莊雖有霸王之風一敗晉師仍為列國所不屬其卒在宣末年及成二年齊國佐言四王之王即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明無楚莊在內是以杜注止言夏伯商伯周伯疏即引鄭語文証三代有五伯詩疏引服虔同應劭風俗通並同至趙汭補注曰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霸者言明矣宋襄秦繆不成霸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最為

切直夏商之伯已遠故孟子獨舉桓公然亦以五霸承三王與傳義一而注漫及宋秦楚自是陋見單說彼又有數夫差句踐者益眯目而道黑白不待論

葵邱五命

葵邱有二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邱注臨淄西者齊地也會于葵邱注陳留外黃縣東者宋地也疏言魯地蓋字史記索隱解釋甚明吾見近之說春秋者于葵邱不知言其有二而斷斷辨楚邱之有二以經書城楚邱乃魯自城其邑非衛文公徙楚邱事異哉

五命疏按左傳文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公羊穀梁述葵邱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云云公羊述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案公羊于葵邱深譏桓公並無述文唯穀傳有毋雍泉毋訖糴注訖止也無易樹子云云五句疏誤牽連公羊又錯亂其字句而考證者不知正三傳之不同蓋皆不如孟子

四書注疏
孟子卷之四
文備然無使婦人與國事亦孟所未及其卽統于以
妾爲妻中歟
儉只是止而不過之意注言尙不能滿百里自非疏
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爲上公之封則百
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案此說具周禮注
中欲明孟子與周禮異同之義此爲近之以開方法
計者非也又云今魯方五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
廣而已安詩二字不知何字之誤

君子不亮惡乎執

古亮諒一字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註諒小信君
子不亮惡乎執則註亮信也皆隨文立義言非一端
疏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惟明爲能明善在
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
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段
語當爲全疏第一彼其陋劣不可勝計而得不廢到
今亦尙賴有此歟然已幾于曲終奏雅矣

地詭

注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音義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于人。自誇大之貌。丁云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案丁張之云。則似訑本作訑也。說文有訑字。音怡。無訑字。蓋古文它也。一字各本書中作訑者罕。作訑者多。故今文如此。戰國策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註引方言。沅州謂欺曰訑。說文注亦云然。則此訑訑正孟子時方言矣。

膠鬲

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為湯進之桀。不用。復進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為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以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慨夫。

孫叔敖

楚地距海遠。孫叔敖乃為賈子。為楚世卿貴族。何以

隱處海濱故有作孫叔敖無起家海濱說者。殆非無謂。抑豈為賈被殺致遠跡耶。而世俗傳其埋蛇事。不異窮巷婦孺之為。史記亦稱為楚之處士。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慍。歿又有妻子窮困負薪事。古事訛闕良多。作文第可隨題命筆。無取扭捏。

敵國外患

法家拂士不可無。敵國外患何可有。三代分國而理。故多大小強弱之役。後世定于一統。長駕遠馭。守在四裔。方以無敵。國外患為太平極盛。豈反以有之為

期。然則孟子之言過歟。非也。惟其以無敵。國外患為太平極盛。是即平而陂。盛而衰之本也。蓋聖王之治天下。常不患外。而患內。患不在敵。而在不敵。不在既有患。而在無患。故惟思日孜孜。凜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懼。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中智以下。忘創業之艱難。習守文之故事。時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遠人來賓。信以為長治久安。天時人事之交至矣。未有不因之而生驕生惰者。于是極耳目。尚諂諛。厭老成。棄忠讜。昔之敵國外患。剗削消磨。誠幸其寧。而昔

之法家拂士。死亡更置。亦日見其少。然而患或中于
隱微。伏于近小。知之者不敢言。言之者不必當。浸淫
遷流。一旦肘腋之釁成。倉卒之難作。是故秦之亡。不
亡于六國。而亡于一夫。漢之亡。不亡于匈奴。而亡于
外戚宦豎。唐不亡于突厥。而亡于藩鎮。明不亡
于土木。而亡于流賊。聖賢立言。皆若燭照而數計之。
若其明明敵國外患之相尋。而卒不自振奮。甘心苟
安。以至魚爛。如宋者。又不足與較有無矣。故曰。生于
憂患。死于安樂。所以衡人道之常。然亦有安樂不必

死。而憂患不必生者。蓋憂患端在人。知憂患。知憂患
則雖安樂常如憂患。而生自遂焉。不知憂患。則雖憂
患止如安樂。而死彌迫矣。又當揆人事之變。

不屑

屑。潔也。古注多同。說文則云。屑。動作切切也。集註兼
用之。而從潔居多。故于不屑之教誨。言不以其人爲
潔。然至欲得不屑不潔之士。不且疊兩不潔爲害辭
乎。予嘗于書說及之。蓋屑。輕也。書曰。屑有辭。屑播天
命。傳以屑播爲輕棄。推之。凡單言屑不屑者。皆從輕

則合潔則不合。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正言不輕教誨之，乃所以教誨。明非拒絕也。字典載正字通：凡事物輕視不加意，曰不屑。孟子不屑就，不屑去，令人不屑是也。正字通非古善書。此條殊可取。若切切之訓，則唯屑屑雙言者為合。如左傳昭五年：屑屑焉習儀以亟。漢書王良傳：屑屑不憚煩，是而潔訓別存可矣。

盡心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立意稍別，而心者人之北辰一語，千古未經人道。猶當作由古字通。

修身以俟之

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不言俟死自勝。

巖牆桎梏

巖牆桎梏皆舉人所易見者喻也。世之非巖牆而巖
 牆不桎梏而桎梏者多矣。端在能知之而正之。注命
 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
 惡曰隨命。出孝經 援神契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檀弓 蓋不呆詮
 求在我求在外。

疏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曰舍
 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
 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引証俱切。

無恥之恥

疏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頗較注意為醒。蓋謂于無
 可恥之事常存若恥之心方是省身入細處。上無字
 是不好之無中無字是已經好了。下無字乃無之盡
 不恥不若人。

宋句踐

注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應存
 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案道德非遊具蓋觀孟
 子進而教之其亦有異于縱橫捭闔者流與。

驩虞

古虞字有作樂意亦有作憂慮用者此蓋驩而未能無虞所以爲霸者之民歟今讀則從音義丁云也

知愛知敬

焦袁熹曰孩提知愛少長知敬知之便能之非先知後能故不須說能也知是人見得他知在彼自率其性而已初不自覺其知也以此指示人良知可謂切矣極說得好此注言襁褓音義載說文云負兒衣也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負小兒于

背上聲類曰褓者小兒被子也疏又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于背上者也案音義已甚詳盡既不若陸德明釋文孔穎達正義之出兩手卽無取乎疏之重複又僅截其半有互異足知孫氏亦如陸氏止作音義不另作疏而爲託者誣之益信矣

舜之居深山之中

此形容聖人心體非論舜事論寂感非論窮達與飯糗茹草章別易繫傳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可為全章正註。深山只是借喻。因舜有耕歷山事。而援以發端。深山寂境。居者靜機。木石鹿豕野人。皆喻無思無為。以極形聖心。未有覩聞時。萬理渾涵意蘊。及其云云。則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凡貪衍舜事。呆賦山居。以聞見屬為天子後。皆陳腐雷同。失之甚遠。趙氏章旨云。聖人潛見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言同舜則謂聖人皆然。并舜亦非執著矣。會得此義趣。人人戶庭之內。各有深山朝夕之

問。何非聞見。特自失其居。不能妙于感耳。學者切宜體認。但又不可說成觀空頓悟。則粘脫俱非。

一樂

最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人生所難。聖賢抱此憾者多矣。故以為三樂之第一。然亦在有此者之克稱此樂。及此可勝長太息。益於背不飽謂之凍餒。注其背益益然盛。不如音義載陸云。如負之于背。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八字緊頂上文貼文王用心說煖飽有幾等不煖不飽亦有幾等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尙未卽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須勘得細到得無凍餒之老者則無凍餒之民可知矣須推得大此之謂也結上所謂無限感歎

田疇

注疇一井也疏說文爲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案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注並畔爲疇蓋卽此一井

意月令可以糞田疇注則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異今之字書于疇字遺採一井語

子莫執中

此執中持兩端也與聖人之執中迥別注以子莫其性中和專一者固非陸善經不以子莫爲人名音義載其言子等無執中則經文孟子曰並不言謂何人子字何所指故集註斷從趙而改爲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然亦似有語病也蓋子莫本不知中並不知楊墨之失中直是自己立意

要另創門戶以能兼擅兩家之術為高。何嘗揆度來。今言度卽是權矣。何謂無權。彼蓋看得兩家都是。却何以兩家都合不來。行不去。因翻出不為我。亦不兼愛論頭時而說為我。時而說兼愛。與天下相浮沈。進退于其間。以是為中立。究止出入于楊墨。其于人我交關分際。總未體認明白。到得為我行不通時。不免仍說兼愛。兼愛行不通時。只好仍說為我。全沒主張。故曰無權。如此則當其為我時。原只見得為我。何嘗顧得兼愛。兼愛時。又只見得兼愛。何嘗顧及為我。兩

相觸背。故曰猶執一。于是為我不成。其我兼愛不成。其愛故曰賊道。是其不楊不墨。實則亦楊亦墨。惟其彌近理。是以大亂真。孟子所謂執中為近之。非予之詞。程子亦言佛老之害。甚于楊墨。而曰佛老其言近理。近處正是甚處。彼佛教專從死生起念。至于棄人倫。求枯寂。單守一點精靈。豈不是為我。其發誓救度眾生。勸人布施戒殺。豈不是兼愛。孫奇逢曰。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予曰。佛氏亦楊墨而兼焉者耳。子莫卽其初祖也。

人心亦皆有害

注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不言貧賤自明

介

注介大也音義載陸謂特立之行按趙不如陸陸又不如今註蓋介正和之體所謂和而不同

形色

趙氏多有不可用者莫繆于形色天性之注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于人也不知其作何

語疏較正亦有合離說理固當以洛閩為長

短喪

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始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為過故欲酌易而從朞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為安終身無望于是矣故孟子于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紵兄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四書古金 卷之二 三十一
君子正謂孔子有私淑艾見教之無窮此五者當以前三者爲親受業弟子事後二者非親弟子答問是曾經來問見答其人因此受教如林放是私淑則未覲面且不同時如孟子是其學而小變之以爲發也君子引而不發如矚目而發者不暇天不無似不必以射喻射之用在發不發非射也君子之道在引如指引之引對下從言蓋因上言登天不可幾及而以行喻從是學者事引是教者事謂先導其端使得所從入有以漸進其如何致思用力自在學者

發則直揭其藏示之無所庸于學者之致思用力而學以鋼教亦徒勞矣故君子教人惟有引之一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誘卽引也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君子不窮于引而有時窮于發非惜之秘之也當其引時而發之理原已畢具人但知發之爲發不知不發之發故曰躍如中道乃兩路分頭處如利與善之間君子正於此站著指點人執正孰岐看人去從非能強人以必從是乃所謂引也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

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又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
 譬而喻可為此章書註脚附人終五線如有人去
 不於不可已而已者此以兩端合而論取厥與善
 此章三者所包甚廣處事待人為政為學皆在其中
 舊偏主刑賞用人自非

盡信書

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口冒聞于上帝甫刑
 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
 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
 不可得為書豈可按文而皆信之哉案此不過隨撮
 為說其于書之疑義無當也然亦有足資參攷者冒
 聞于上帝康誥君奭並有之孔傳皆讀冒字連下不
 連上至蔡傳始截冒上屬為惟時怙冒廸見冒此趙
 氏之讀與孔同乃今古文皆同者足見蔡改之非矣

皇帝孔言君帝帝堯也。未嘗解為天。趙氏殆以秦以前帝王無稱皇帝之文，故別解之。然困學紀聞則云：皇帝清問下民。趙岐注：孟子引之，無皇字。若無皇字，岐何以獨釋帝為天？足見王說之不確矣。

虎賁三千人

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此作三千，與史記同。說者多以書序誤，然玩孔疏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下虎士八百人，則三千為過多。抑軍興額倍，彼三百乃以一領十耶？似序可並存，偽疏徒憤憤。

王曰節

無畏三句，述玉言也。下六字，乃道百姓悅服歸命之狀。蓋當出史文，而非即太誓。分別觀之可也。

二女果

果侍也。音義闕。按說文：女侍曰媠。从女，果聲。孟子曰：舜為天子，二女媠、烏媠，則此作果。特偏旁之缺，訓侍實古訓相傳。孫氏殆偶遺之，抑有脫佚耳。不知偽疏何以忽直攻注，謂其惑于許慎之說而誤。別自撰為木實曰果云。果者，據其實而言也。實若固自當有。

之也。背妄如此。學者宜以為監。

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斷非重出。此六字尤可見前解已詳。其不取。

士憎茲多口。其來母。其來母。其來母。其來母。

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

求理于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

介然

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唯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

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音。

義不為介字音。其釋為間之間。與注有間。皆如字。則孫氏之誤也。

逃墨逃楊

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尚得不敢毀傷之。

義集註用其意。以此二句為言反正之漸。竊謂不然。

此亦就一邊。見兩邊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

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

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

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必

以兩必字拘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已愛身。而實只知有已。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味尙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于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朱子書有曰。無君。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性成。其孝不周。如是。則世上儘有此等人。未必

盡有害于人心世教。恁地說得輕淺。蓋非定論。

招

注。招。胥也。音義不爲招字作音。第云。胥。涓亮切。謂羈其足。集註用之。亦不爲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翹字。此唯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搯。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同讀韶。皆誤。然愚又謂。招。之爲。胥。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他証。孟子之闢楊墨。方深

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唯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莛。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莛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

布縷章

注。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縷。紕鎧甲之縷。粟米軍糧。力役負荷。斯。即養之役。君

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

可補今註。

穿踰

注疏皆言穿牆踰屋。則為二事。而踰非窬。今于穿踰之類作踰。注疏文皆然。穿窬之心作窬。音義不為窬字作音。可見舊本止作踰。與論語別也。

魏巍然

音義。魏音巍。丁云當作巍。則舊不從山。皆後人因論語文改之者。雖無關要義。亦學所當知。

夫子之設科也。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絕。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始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而已。按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注從無改字。明是漢時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疏亦順注言孟子又曰。夫我。北宋時本尚不誤。朱子蓋偶憑誤本。而為之說。後之刊者。又因而失校。到今歟。然作孟子言。

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

萬子曰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趙氏本作萬子曰。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于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云云。案。萬章于此獨稱子。明有注文。不知今本奚以仍作萬章。然注語固非。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為子。不解之解。讀當作懈。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于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唯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于尊

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皆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節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史記所謂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獨舉萬章蓋有作于孟子存時亦有紀于沒後而此言萬子者師稱也并有紀于萬章之門人者也韓文公謂七篇非孟子自作良是顧自趙氏既未達乎此作疏者又所見陋劣漫無申訂朱子集註意不在餘子遂于此一字略之以致傳本失實猶幸其存于注而

有可考見昔嘗聞諸先師友謂四書中雖一字不可輕忽讀過如論語千駟章民無德而稱焉一德字孟子上宮章夫子之設科也一予字及此章之萬子孰得孰失具有關於考証之功不細此注疏之學雖刺謬多端所以卒不可廢而深歎俗本之爲害俗學之不勝詰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對權言而已矣是截斷衆流語天下唯權之一說爲邪慝之徒易假以行其意之所便最足以害人心

四書本義卷之二 五十四
誤家國曰權術曰權謀曰權變曰權力權勢就一權字添換出許多襯托字面至于言權且而事無不可爲矣此皆非聖賢之所謂權春秋以後人皆由此一字認錯故公羊謬以祭仲之逐君爲行權合道而董仲舒治其學遂有權譎也之語大儒且然何況其他鄉原之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卽爲權之說者也其蔽由于不知經明有經而以爲不足守別求所謂權者處之子莫之執中爲近方自以爲權而不知其非權也徒畔經而已故孟子並斥之爲賊而正

告之以反經非經無從得權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孔子之思中道經權合謂之中是以不易得狂者進取取此經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不經是以有可與聖賢惟有教人以經未嘗輕教人以權故中庸終著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亦終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後世鄉原之徒不絕于天下卽以爲文論彼不求其本于聖人之經而務剽竊揣摩以希合一時者皆賊也戒之哉

見知聞知

兩知字揭千古道統正脈關係道從知入知可統行
知誤則行歧矣知乃徹始終事行亦行其知而已故
大學明新至善必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後則近道
致知在格物中庸言知行合一之功不明乎善無以
誠身而博審慎明言知之事特詳論語終於知命知
禮知人孟子終以盡心篇推諸知性知天而結以見
知聞知古帝王聖賢皆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非
若後世空談性命馳騁聰明之事顧不曰見而行之
聞而行之獨曰知之良有以也後世空談性命馳騁

聰明病皆由於知之不求正實無以化其偏廣其用
耳雖然知固未易言聖非有異知也栢鄉魏氏嘗著
聖學知統錄上下卷備述見知聞知之統自堯舜上
推之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孔子而後廣及程朱
迄於許衡薛瑄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自序曰論語
終篇述聖賢治世之大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
聖賢傳道之意而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
中而已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
見知聞知吾願學聖者從事於致知格物之學又著

知統翼錄而合爲之說以老佛告子管商荀揚與王
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皆知之靈格
物致知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守知之要也齊
家治國平天下充知之量也可謂粹然儒者之言其
書今少流播讀三魏文集者當知之人自氣曰
然而無有乎爾二句舊注以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
世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則亦
當使爲無有也不如今註以上無有屬見知下無有
屬聞知說之明析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

蓋將自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
世之人語尤切至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
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
不待言也是當玩至于今兩若此句崑爲今發嘅不
重爲當時及門品評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
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
必有人焉以延于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
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
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

臣皆以傳湯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臯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于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于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濶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

謂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于知之者。孟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于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于見聞絕續之交。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于顏曾思者。而其所遺于後。爲益無窮期矣夫。

國初前輩巨公。猶存明季講學遺習。多好著書。以傳

四書淵源錄 卷之二 三十四
于時其表見最盛。稱柏鄉魏氏。容城孫氏。而後此陸清獻李文貞繼之。魏與孫同時相善。二公亦魏所得士也。皆既歿而言立。近日此風衰息矣。讀兼濟堂文集。所自序已刻未刻。不下數十種。自聖學知統錄翼錄外。五經之說較少。而如四書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孝經衍義。讀史繫言。鑑語經世。希賢錄。約言錄。皆有關為學本末。今其全雖未得見。然各序具存集中。散著如致知格物二論。上篇言知為德啟明之端。物乃知自涵之理。朱子之言求至乎其

極固非紛紛焉。驚之于外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者格此而已。極即所謂至善也。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下篇言知外之物非物。物外之知非知。紛紜于百家。不如還考于六經。合易言精氣為物。詩之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而明其一以貫之。正心誠意曰先者。次第而及之義。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序魏環溪大學管窺曰。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為定。至于妙契心悟。即傳可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周行。恐其迷而入

于岐途也。序魏蓮陸四書偶錄。述孫徵君之言曰。時習敏求。是何事。汲汲皇皇。唯恐失者。是何物。見而知聞而知者。又是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也。性統于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其序孫氏四書近指。稱其曠覽百家。獨標正解。不求異。不苟同。不敢爲高遠之說。殆卽先生自喻。又有與環溪論學書。深相規切。與白涵三曰。陽明良知說。亦是聖賢正脈。而晚年爲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筆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

元氏于此未勘破。與姪勗論纂修先賢卜子集曰。夫子言思無邪。本兼風雅頌。朱註似專言風矣。頌豈有惡耶。詩小序當另爲一册。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他日當合朱註與呂東萊參酌之耳。語皆平正。非苟異同。稍述而存之。

與呂東萊參幽文且語皆平
 世古人語精實有本此未
 言馬無本兼風辨於未始以專言風矣豈有
 不丑于此未堪與致最篇纂於其買小千集曰夫

重輯孟子章指

仁和趙佑學

予辨孟子疏之偽因就疏中輯出趙氏章指一卷古
 人注書罕章旨之說自趙岐注孟子始而邢昺論語
 疏因之朱子集註又因之蓋本易繫辭辭也者各指
 其所之意題辭所云章別其旨分爲上下是也即疏
 本各卷題各章首所載正義曰此章言以下云云者
 今謂之提綱原皆趙氏正文繫在各章注末間用韻
 語與全疏體絕不類唐陸善經以其煩重刪去之孫
 氏作音義仍存之一例爲之訓釋本與注連朱註亦

時引用。如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未載趙氏曰皆是蓋皆据趙氏原文。而今僅見于正義曰下則為疏而非注。厥由偽疏不顧重複。襲為疏首。明人判定。不知去疏而反刪注。遂致盡沒本來。然猶間出趙云于其中。其梁惠王章句下疏。明有據此卷章指云云。予因得以考見而重輯之。稍論其可疑者。為之案於乎。趙注已非完本。其略見于疏而不見于注者多矣。如好辨章疏末載注禹皇皇今注無此稷卨臧周公仰思仲尼三語此類非一獨此章指。尚可粗還其舊。予嘗謂偽疏功不補患。所宜從廢。今不察凡此章云云之無非

趙云。徒截音義之為章指釋者。別贅疏尾。割裂遷就。益使彼此俱不成章。何若盡剔疏。專存注。以章指分補之。而繫孫氏文于後。與集註並行。其于異同得失。豈不粲然明白。無復魚目之混也。

孟子見梁惠王章。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

王立於沼上章。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

梁惠王曰章。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

死之用足備也。

寡人願安承教章。此章言王者為政之道在生民

為首也。

佑案此章正義曰下有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為一章。趙氏分別之三語乃疏之妄臆今去。

晉國章。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

齊宣王問曰章。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

霸者之事也。

莊暴章。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也。

齊宣王問章。此章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交鄰國章。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

雪宮章。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也。

明堂章。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

好貨色責難于君也。王之臣章。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佑案此卽今集註圈外所載趙氏曰者也。以此推之卽知各章疏首所稱正義曰此章言云云皆出趙氏本文所謂章別其旨是已。孫氏本以作音故有墮許規切亦音惰下不墮同之語卽與上比其丁必二切及也語相連以章指原與注連也。自注脫而疏存按書者不察遂將音義之爲章指釋者。

截分子疏下有似孫氏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既無此例又似作疏在先音義在後與孫序不合自此章以後隨處舛謬其尤可嗤者莫如前梁惠王章句上題下注一大段自梁惠王者魏惠王也起至而爲之一例者也止中共三爲字並無一應讀去聲者乃監本忽于其下。載音義爲于僞切下爲王爲其曰爲抑爲爲是故爲皆同不知此音義乃當在首章末何必曰利之下因王曰叟節注有亦將有以爲寡人與利除害句而設其下爲王云云。

皆同則連下數節數章直至齊宣王章末經及注
 所有應讀去聲之為字而并釋之者何當誤躡于
 前故并而論之其餘不暇細摘云
 所謂故國章 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
 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
 佑案翔而後集四字湊語也
 湯伐桀章 此章言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
 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
 佑案舊于言下衍孟子云三字今去

為巨室章 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
 不墮也
 齊人伐燕章 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此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
 小王大將何懼也
 鄒與魯闕章 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
 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
 滕文公問章 此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
 之守死善道也

齊人將築薛章。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已任天強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

滕文公問章。此章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守業義也。

魯平公章。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公孫丑問章。此章言德流之速過于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

不動心章。此章言以義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

學於孔子也。

以力假仁章。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

仁則榮章。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于未亂也。

尊賢使能章。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

人皆有章。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也。

四書古金
卷一
六
矢人章 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于人也。

伯夷章 此章言伯夷柳下占之大賢猶有所闕也。佑案疏脫柳下二字今補。

天時不如地利章 此章言民和為貴也。孟子將朝王章 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

子以守道不回為志者也。

陳臻問章 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者也。

平陸章 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蚺鼃章 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也。

為卿于齊章 此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也。自齊葬魯章 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

沈同章 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

燕人畔章 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

孟子致為臣章 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也

留行章 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尹士章 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

充虞章 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

人非天不成也

居休章 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滕文公為世子章 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

滕定公章 此章言事莫當于奉禮孝莫大于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問為國章 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

本也。

許行章 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背師降于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孟子至終而闢之也。

佑案舊脫孟子至終而闢之也句誤竄疏末今補墨者章 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

陳代章 此章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

景春章 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故妾婦以況儀衍者也。

周霄章 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

彭更章 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殮者也。

萬章問章 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也。戴不勝章 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

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類也

不見諸侯章 此章言道異不謀迺斯強之段泄已

甚矚亡得其宜正已直行不納于邪赧然不接傷

若夏畦也

佑按迺斯強之語意未達然段泄已甚即前注魏

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意

也疏則謂是皆文侯繆公就見已甚迫切顯然矛

盾矣

戴盈之章 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

罪重于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

好辨章 此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

陳仲子章 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

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

離婁章 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

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

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規矩章 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

三代之得天下章 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

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

愛人章 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為責

已之道也

人有恒言章 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

立本傾則踣也

佑案本正二句已見注中蓋疏之誤復當去凡疏

載章旨可削處亦多但原本已失難悉正耳

為政不難章 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

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佑案注以巨室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故

有向善之說賢字着意疏脫去之則失其指然今

之集註亦所未及故附論于此

天下有道章 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據國行

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

可違仁也

不仁者章 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也

桀紂章 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毆使就

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

以明鑑戒也。

自暴者章 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爾章 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

者也。

居下位章 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

本在于身也。

伯夷辟紂章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

政以勉諸侯者也。

求也為季氏宰章 此章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重

人命之至也。

存乎人者章 此章言曰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

之善惡不隱也。

恭儉章 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

忠也。

淳于髡章 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

君子之不教子章 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離易

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

事執為大章 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也。

人不足與適章 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聞非賢臣
 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
 有不虞之譽章 此章言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
 人之易其言章 此章疏全脫無從考見章指
 人之患章 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為人師也
 佑按此章空舉經文疑亦脫而妄綴者
 樂正子章 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
 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

則隱逸舖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
 子者也
 不孝章 此章言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
 仁之實章 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弟蓋有諸中而
 形於外也
 天下大悅章 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
 親也
 舜生於諸馮章 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
 子產章 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

孟子告齊宣王章句。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無罪而殺士章句。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

君仁莫不仁章句。此章言國君率眾仁義。是上為下

效者也。

佑按。此章云云。已盡注中。蓋趙氏之為章指。固有可省而複說者。拘于例也。陸氏以其煩重。刪去之。為是故歟。但不應盡棄古人耳。至此章經之非重

出極易見。張氏何以妄議。集註正之。而今之村學。猶有不察而置之者。吾轉憾文公之載。張氏曰。為多事也。

非禮之禮章句。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

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章句不詳。本果

中也章句。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

乃歸自然也。

佑按。此數語。于章指殊未當。然章句不詳。亦非

人有不為章句。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

義義乃可由也

佑按貴賤廉恥四字疑有誤廉當作知

言人之不善章 此章言好言人惡始非君子者也

仲尼章 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

大人者章 此章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

求合義也 此章言甄養人之德以世中風其五

赤子之心章 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

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

佑案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

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

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蓋

雖兩說竝載而仍主前說故其為章指如此疏則

兩岐不相貫今註始專從後說

養生者章 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

謂之大事也

君子深造章 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

博學章 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

反於樸者也

四書古今金
三十一
佑按注末有是謂廣尋道意還反于樸說之美者也。三語則此四語或當在注首而後應之者蓋不能悉辨矣。

以善服人章。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

言無實章。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

徐子曰章。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

禹惡旨酒章。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

王也。

佑案此與下雨章定從集註皆統承上章言之。趙

氏不得其要故各爲之旨而此章專主于周公。

王者之迹熄章。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

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君子之澤章。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

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

可以取章。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行也。

逢蒙章 此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也

西子章 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

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

天下之言性章 此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也

公行子章 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此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

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

禹稷顏子章 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

匡章章 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

以責已眾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

曾子子思章 此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

儲子章 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

佑案第二句稍背蓋有誤當考

齊人章 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

舜往于田章 此章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

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于父母也

詩云娶妻章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

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佑案此章之指甚不該括蓋趙說多有率者

象曰以殺舜為事章 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也

咸邱蒙問章 此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過於烝

烝也

佑案嚴父下有而尊之矣四字烝烝下有而執子

之政五字誤衍顯然今去

堯以天下與舜章 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

行歸于人則天下與之也

人有言至於禹章 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

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

佑案此章不能得指義於人三字亦有脫舛

伊尹章 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

道以取容期于益治而已者也

或謂孔子章 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

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以正大義也

百里奚章 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

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

伯夷章 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

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邱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章。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

問友章。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

交際章。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為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仕非為貧章。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

不託諸侯章。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洪者也。

不見諸侯章。此章言君子之志，志于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

一鄉之善士章。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行，樂其



崇茂者也。

佑案行疏本作道。據此章經及注，皆無行字，而音義有行下。孟切則為章指設道當作行也。疏末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行字皆不讀去聲，且無疏自作音之理。今本截分音義大謬。

問卿章

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者也。

佑案忠良下，尚有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二語全非。經及注應有不知何以誤衍。今去此章疏末一段，忽稱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

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于有莘之野，而為殷湯興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語甚散亂，音義亦有伊發有莘為殷興道，并載丁云，則非疏之妄捏，必是注原有文，而今失之，難悉按矣。姑附論于此。

告子曰性章

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

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湍水章

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也。

生之謂性章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

食色章 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于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

孟子子章 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言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

理者也。

佑案。季子言之。舊誤為信之。今改正。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

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

富歲章 此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雉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

牛山章 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

無或乎章 此章言弈雖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

四書章句
三十一
三十一
佑案此直以言奔爲章旨非

魚我所欲章 此章言舍生取義善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仁人心也章 此章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無名之指章 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卽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

桐梓章 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

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人之於身也章 此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

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

鈞是人也章 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

天爵章 此章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

佑案音義樂音洛釋經也下自樂而樂皆同總釋

此章指及下章樂字也。惟其為注本文也。奈何讀者。但知為疏之提綱哉。

欲貴章。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仁之勝不仁章。此章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

五穀者章。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萬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

羿之教人射章。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設張

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

佑案。此似承上兩章言。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

任人章。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

曹交章。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也。

小弁章。此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

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

佑案此即今集註所載趙氏曰者。

宋惲章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于善久而致平俗化于惡久而致傾者也。

居鄒章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

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

佑案亢答句疑。

淳于髡章

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

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五霸者章

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

是以博思古道以匡時君也。

魯欲使慎子章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

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者也。

今之事君者章此章言善為國者必藏于民賊民

以往其餘何觀易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齊民不

知其善者也。

佑按無故言樂非章旨蓋後四句衍

白圭章 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

富上尊脩土簡情二十而稅圭欲法之孟子斥之

以王制者也

佑按而稅下尚有二語貪衍無謂今去

丹之治水章 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

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君子不亮章 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

魯欲使樂正子章 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樂禹

聞讜言答之以拜訑訑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
道若合符者也

陳子章 此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

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科無疑者也

舜發章 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

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者也

佑案注讀知生之知為智解死于安樂為亡其智

能故云以喪知能唯陸如字疏從之與今註同以

章指本非疏之本說也

四書古金
三十一
教亦多術章。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則一者也。
盡心章。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厥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性是為珍者也。
莫非命章。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者也。
求則得之章。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者也。

佑案如不二句。疏本無之。今依集註補。
萬物皆備章。此章言身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
佑案身字。舊誤為每。今改正。
行之章。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
人不可章。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佑案此章語意未醒。不如偽疏。人能無恥。而尚有

羞恥說第二句似較明。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恥之於人章。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人佑案注以不恥不若人二句為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能有聖賢之名故其為章指如此又案疏末載注陽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于文段不錄然于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勲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也云云一大段語甚鶻突是必趙注原有是以隰朋不及黃帝至庶幾也四句或在注末或在

此章言二句下而今失之玩疏先言文段不錄豈此即陸善經所刪而疏存之者耶然不可考矣古之賢王章。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宋句踐章。此章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胡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也待文王章。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辟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

附之以韓魏章。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
 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平凡也。
 以佚道章。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
 則民不怨者也。
 霸者之民章。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
 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仁言章。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
 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者也。
 人之所不學章。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

天下恕乎已者也。

舜之居深山章。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
 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

佑案數語義精而濶乃章旨之絕佳者已詳溫故
 錄中上仁言章疏云蓋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禮
 之文然也此章疏又稱注聖人潛隱若神龍者蓋
 周易乾卦之文也趙注引之以解其經足明今本
 之失去章旨皆明人刊定之咎矣潛隱之隱當作
 見姑仍之。

無為其所不為章 此章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尼之道也。

人之有德慧章 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有事君人章 此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

三樂章 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一章再云者也。

廣土衆民章 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

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

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

同也。

佑案蟠辟用張漢魏間人疵語宋人所不為。

善養老章 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

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已所謂衆鳥不羅翔

鳳來集之類者也。

易其田疇章 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

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孔子章 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

雞鳴章 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趨也

楊子章 此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者也

飢渴章 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

佑案賤不失道此即今註言貧賤意所本

柳下惠章 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

有為者章 此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軻而輟無益成功者也

堯舜章 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

佑案此章疏有脫誤疑章指止仁在性也一語以下自為疏之正文堯舜體而行仁與湯武利而行

仁五霸強而行仁一例脫去堯舜二字遂致誤連性體為句未知然否姑仍舊錄之

伊尹章 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

佑案忽及周公不知伊尹放桐乃人臣之行權周公攝政是家宰之正經漢儒皆誤于居攝踐阼之

父故至乖異百出宋儒辨明即無此論矣
不素餐章 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于世世美其道

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

王子墊章 此章言人當尙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

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

佑案王子不知士孟子告之未必有勸諫王子意

末句蓋贅疏遂行為欲使王子墊於無過之地其

解兩惡在忽承上言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

疾在于仁所行有惡疾在于義是也絕不顧背經

背註并背音義不通乃爾固未足與語章指云

仲子章 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

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

四書淵源
桃應問章 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

孟子自范之齊章 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于衆品者也。

佑案此章上正義曰下。獨有趙云二字。蓋凡疏所述此章言云云。皆趙氏本文。皆當有趙云二字。而失之者。此其僅存。可以例推也。

孟子曰王子章 此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

居之志氣以舒。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

佑案此二節定從集註與上爲一章。注疏音義並同。唯疏于盡心卷首。以此爲第三十七章。而撮載前四語于其下。蓋趙氏雖不主分章。猶仍舊人章數。令并錄之。以存原說焉。

食而弗愛章 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

形色章 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

佑案此章注為趙氏之最劣宜其章指不明

短喪章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

滅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替之故譬以紵

兒徐徐者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章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

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勸其惟誨人者也

道則高矣章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

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

非也

天下有道章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也

勝更章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勝更恃

二孟子弗應者也

於不可已章此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害不僭不

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

佑案注主用人說本模糊而數語更不倫

君子之於物章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

其宜故謂之義者也

知者無不知章此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君子

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

佑案此章前二語已見于卷首疏為第四十七章指而本章闕載疏末引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疏提其綱則眾目張明為二語設而原本脫去今補。

梁惠王章 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也。

春秋章 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

之反正誅討征伐故不自王命曰無義者也。

盡信書章 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

有人曰章 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

誰不忻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梓匠輪輿章 此章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佑案此三句在注末即趙氏章旨正文之僅存者今就注錄出不復用疏其喻仁甚迂然疏更衍為

喻當時之君益遠

舜之飯糗章

此章言厄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

難舜隆聖德所以殊者也

吾今而後章

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

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

古之為關章

此章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加以稅

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之也

身不行道章

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者也

周于利章

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

其道不均者也

好名章

此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者也

不信仁賢章

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

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不仁章

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

得猶失不為得者也

民為貴章

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

稷之輕重也

聖人章

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

四書古金
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佑案疏末云注頑貪至美其德此蓋于上篇言之
詳矣可見各章指之統在注末明甚
仁也者章 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孔子之去魯章 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也
厄於陳蔡章 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
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章 此章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
聖所有況于凡品之所能禦者也

賢者章 此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
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章 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
弗修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者也
禹之聲章 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尙者同三王一體
可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以啓
其蒙也

齊饑章 此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
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

口之於味章 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
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
戒者也

浩生不害章 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
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者也

逃墨章 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拒追其
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者也

有布縷章 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
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

諸侯之寶章 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于爭
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佑案如茲當作知此
益成括章 此章言小智自矜藏怨之府勞謙終吉
者也

孟子之滕章 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
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屢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
自咎者也

佑案注以夫子之設科爲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

科云云。則漢本經文。子字作予。故其為章指如此。朱子蓋從宋時俗本。而轉議舊讀之非。說詳前卷。學者可以合參。

人皆有所不忍章。此章言善怒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者也。

言近章。此章言道之善。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者也。

堯舜章。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說大人章。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

佑案。茅茨二句。夾雜可去。寶玩語。俚疑有誤。

養心章。此章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佑案。此章粗鄙。由于誤解存不存。不知以心言。而

以不存為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遇飢虎之類。存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廩之類。此漢儒之陋也。單豹事見莊子。與前非禮之禮章。注言陳質娶婦而長拜之。疏皆不能指證。并附存以待考。

曾皙章。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

佑案數語無意義。凡各章指閒有隨章句敷衍而成者。疑不免後人之攙補矣。

孔子在陳章。此章言土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獯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躬行。民化于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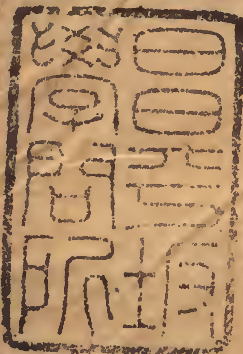
由堯舜章。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期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者也。

佑案此章乃趙氏所最着意。深體經文。歷敘道統。

正曰以爲七篇十四卷之大結束者也。音義云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于獲麟也。皆注鄭。言。之。趙注大率每章別爲之指。卽在注末。或間有言。與或有所缺畧。爲後人行益。今旣失其本真。難可。遽斷考于音義。已可得其梗概。而疏于各章首。必。其述之。各卷首。又總撮之。其文時簡時煩。語多占。韻與衍肆出。與全疏體段。判不相入。雖不少疵。蒙。

要之非作僞人所能爲。且有疏首云云。如是而疏。末復標爲注疏中全非其旨者。益心非疏所自爲。而或猶以認爲疏之提綱。使于百年漢學本末。蕪。蔽于勦說雷同之于。予之重輯。烏能已已。戊申五。月并識。

言其九千六百字有奇



文獻堂

